

拿破仑御用珠宝、清朝高定凤冠……300余件中外珍宝汇聚浙博

跨越五个世纪的东西文明对话



葡萄形耳坠。



克雷夫科尔麦穗冠冕。



蜻蜓女神胸针。

+ 链接

凤冠的尊荣



凤冠霞帔，历来被视为中国女子最隆重的衣着服饰。

“凤冠”一词，最早出现在东晋王嘉的《拾遗记》中：“(石季伦)使翔凤调玉以付工人，为倒龙之佩；紫金，为凤冠之钗，……铸金钗像凤皇之冠。”在当时，凤冠并没有被纳入皇家的礼制当中，也没有成为后妃的专属，而是一种华丽的装饰品。

到了唐宋时期，冠饰样式日益丰富，如白角冠、团冠、等肩冠等，成为了当时的“时尚单品”。

《宋史·舆服志》记载，北宋后妃在册封、朝谒等重大典礼上，必须按照规定佩戴凤冠。可见，此时凤冠已成为象征后妃尊贵身份的重要标志。

到了明清两代，凤冠的发展进入高峰。各式凤冠用珍珠宝石点缀，工艺精湛，色彩绚丽，尽显雍容华贵。虽然明清凤冠在造型与风格上各有特色，但无一不展现出极高的艺术和审美水平。

本次展览中，一顶来自内蒙古博物院的鎏金点翠凤冠，吸引了众多游客的脚步。这件凤冠原归属于一位清朝公主，它的制作工艺和装饰风格，都代表着清朝时期宫廷首饰的最高水准。精细编织而成的菱形网格骨架上，饰以十四支铜鎏金点翠鲜花和九朵镀珍珠牡丹花饰，两侧插凤衔接珍珠步摇，十分精致华美。

它不仅是公主身份与地位的象征，更在此后随公主远嫁到蒙古，见证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发展。

鼻烟盒的奥秘



展厅中众多珍宝华丽而耀眼，有件展品极易被忽略，却十分有意思，这就是拿破仑肖像凹雕鼻烟盒。这件长方形鼻烟盒，长约6厘米，宽约4厘米，整体由黄金打造，盒盖上镶嵌有拿破仑头像的凹雕金胎。

最初，鼻烟盒仅作为一种储存鼻烟的私人配饰而存在，大多由珍珠母贝、动物角或玳瑁壳制成，因为那时有机材料被认为是储存烟草粉最好的材料。

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，鼻烟盒变成了一种外交礼品，材质多为纯金、珐琅，其上的装饰物变得奢华繁复，成为拥有者财富和地位的象征。

在政治文化上，鼻烟盒具有特殊意义。绘有统治者肖像的陈设性鼻烟盒，更是昂贵的礼物。拿破仑是鼻烟的喜爱者，甚是在外交场合会赠送带有自己肖像的鼻烟盒作为礼物。鼻烟盒也作为拿破仑帝国与外邦绑定的信物，成为赐予帝国盟友的勋章。

在制造技艺上，拿破仑肖像凹雕鼻烟盒也大有来头。其盒身由英国著名金匠约翰·诺瑟姆制作，他是当时的皇室御用金匠。中间的拿破仑头像，并不是直接照着拿破仑本人雕刻的，是以罗马著名雕塑家安东尼奥·卡诺瓦以拿破仑第一执政时的大理石像为原型创作的。凹雕上，还有当时意大利的著名宝石雕刻大师路易吉·皮勒克的签名。

一件小小的鼻烟盒，集结了多位顶级大师的手笔，跨越国界，将艺术匠心与历史风云，都浓缩在这方寸之间。

明末清初，西方吸闻鼻烟的潮流开始传入中国，并借外交的形式进献给当朝皇帝，很快便深受达官显贵所喜爱。此后，鼻烟盒也逐渐融入了东方色彩，有的演变为极富中国特色的东方艺术佳品——鼻烟壶。小小鼻烟盒，搭建起一座连接中西文化的桥梁，值得观众为它分神片刻。

(本报记者 李娇娅 整理)



珍宝艺术展现场，观众对着凤冠等展品拍照。 本报记者 徐文迪 摄



葡萄簇饰品套装前，观众驻足欣赏。



蜂鸟鹭羽胸针。 除署名图片外，本版图片均由浙江省博物馆提供

■ 本报记者 李娇娅 通讯员 李恬怡

暑期周末，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的一个展厅外排起了蜿蜒的长队——“绽放——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”正在展出，展览荟萃了约300余件/套珠宝，包括国内顶级文博机构的10余件典藏珍品，以及来自法国等多个国家的珠宝珍品。它们横跨了五个世纪的珠宝艺术史，钻石的冷冽光芒、翡翠的温润色泽、黄金的永恒质感，是对人最真的吸引。

在欧洲，很多人十分青睐麦穗图腾制作的珠宝。哪怕是叱咤欧洲的拿破仑，也难逃它们的“捕获”。那时，拿破仑就常委托法国著名的珠宝工匠尼铎制作麦穗珠宝，既用于王室场合，也用于私人赠礼。尼铎是珠宝品牌尚美的创始人，也是拿破仑的御用珠宝匠。

眼下，其中一顶由尼铎制作、拿破仑赠送臣子的钻石麦穗，后经改制成为麦穗冠冕的重磅展品已经来到浙博。跟随策展人常自洁的脚步，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跨越时空的璀璨对话——每一件珍宝都在诉说着人类对美的永恒追求，以及东西方文明在艺术长河中的相互辉映。